

我们的养老院

书香盈路

芮海林

书与太阳一样,能够给人带来光明和温暖,是我们须臾不可缺的精神食粮。英国诗人拜伦说:“一滴墨水可以引发千万人思考,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无数人的命运!”周而复先生又说:“书是你最真诚、最忠实的朋友,在你春风得意时,它不会吹捧你;在你遇难落魄时,它不会背叛你。”

遨游于书海之中,徜徉于如痴如醉的读书人中间,我不仅有一种“牛进了菜园子”的快乐感,而且体味到书香带给我的沁人心脾的感觉,正是这种独特的书香,伴随我的人生之路。

读书是雅事,更是传统。“天子重英豪,文章教尔曹。”书是心灵中的驿站,净心的殿堂。钟情于书,是一种温馨,一种真切,一种闲适,一种执着。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,与书友,便可化解生活之烦恼,开拓万古之心胸;你尽可向孔孟问礼,与李杜交游,谈论文化苦旅或共赏荷塘月色,抑或驰骋于金戈沙场,狂啸于茫茫大漠……有如览一幅明丽的画卷,有如读一部悲壮的史诗。而意识导向与特定情趣的渗入,又使读者想象天马行空,逸兴遄飞。似雨打芭蕉,似二泉映月;似繁华街市,似长河落日。种种蕴于文字里的深刻意境,抒发之情,也印证着读书人凝重深远的情感与广阔深邃的精神世界。

读书的乐趣说不完。很多事情,很多道理,原来在你脑子里模模糊糊。忽然有那么一天,你突然发现一本书,这本书好像专为你写的样,你泪流满面,读了又读,身外的一切有如潮水般的退去,袒露出一片宁静而安详的心灵沙滩;又仿佛有一只手把你眼前的浓雾拨开,你心中顿时一片澄明透彻。那份欣喜真可以用“若狂”来形容。有些想法你一直埋在心里无处诉说,有一天突然看到从作者的笔下流出,那份痛快淋漓真像三伏天喝了瓶冰汽水一样,浑身毛孔都无比舒坦。有时候,让你折服的是一份深刻;有时候,令你汗颜的是一份坦诚……

近日,在一本书中发现,聪明的犹太人读书趣味特浓,吸引了我的眼球。书中说,在许多犹太人家里,当小孩稍微懂事时,大人就会翻开一本书,涂上一抹蜂蜜,叫小孩去舔,其用意不言而喻:读书是甜蜜的!因此,从1901年到2005年,这个占世界人口只有0.3%的犹太人竟然获得了20%的诺贝尔奖,成就十分惊人!专家、学者认为,酷爱读书是犹太人成功的重要原因。在以色列这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,有借书证的读者就高达100万人,人均阅读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。我们学犹太人读书,就是去涵养一个书香的社会,去品尝读书的甜蜜……

出差的闲余,喜欢独自去茶室。一壶香茶,一本书,一个安静的角落。蜡烛在壶底安静地燃烧,我在书的世界里沉醉。萦绕着不止是茶叶的清香,还有那书香。此刻,哪怕家在千里之外,也不再寂寞。

书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温馨和宁静的时光。中午时分,是最不愿意让人打扰的。放上喜欢的“CD”,泡上一杯绿茶,从书架上随手挑上一本书。像《精美散文》(珍藏本)之类,如杯中的“黄山毛峰”一样醇厚,并有着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。最好,躺在沙发上,一个字一个字嚼过,一句一句地回味,满口生香。读书的享受,在于好书的醍醐灌顶,通体舒泰,使人觉得是一种做人的福,生命之缘。

读千赋则善赋。读的书多了,灵感如泉涌,便有了写作的欲望。没有为文造情的浮华,没有少年强说愁的伪善,一切顺其自然,有如小河小溪的水满了,就要向外溢。虽稚嫩但不失清纯,虽浅显而不失率真,我想,这样“言为心声,发而为诗”的文字,就有了存在的价值。巴金的一篇文章说,他的好多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后受到“启发”,以后才拿起笔写的,心里才释然。写作的快乐,比读书更胜一筹。

有道是,人无学问最贫,人无朋友最孤。我觉得,风雨人生的漫漫长路上,有书相伴,与书友交友,路再长,道再远,都不会孤单。

活着读书,书香盈路,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。

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
自语、交流交融的空间,我们
期待并承接所有美丽而真挚
的文字……

卢燕敏

从“去看看”到“去住住试试”再到“我们的养老院”,这段过程并不长,扳起指头算算也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,但其中的观念转变却出乎我们的意料。总以为父亲和母亲必然要经过一段漫长的磨合期,才能适应他们的养老院生活,然而,这段磨合期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,反而十分顺畅,不知不觉地就成为了“我们的养老院”。

第一次听父亲向人介绍时,我简直惊掉了下巴。因为在他的观念里,养儿防老根深蒂固,住养老院那可是孤寡老人的事。“生你们这些儿女不就是为了防老嘛。”挂在父亲嘴边的这句话,几乎成了他这几年的口头禅。似乎在他渐渐衰老的身体里,有种强烈的即将被抛弃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令他慌张,令他生畏,

他不得不一遍遍提醒着,提醒着老去的自己,也提醒着看似忙碌而过得并不容易的子女们。

自从父母双双进入八十高龄,他们就越来越感受到垂暮生命的重荷。这种重荷也成了我们常常要担忧的事情,担心他们被急病侵袭,担心他们发生意外,担心早上出门看到的那张脸晚上回来会再也看不见。因此,他们的每一点不适,都是我们草木皆兵的理由。

母亲的骨质增生严重,两只膝盖盖已经变形。她不能走远路,爬楼梯对她来说更是一件痛苦的事。而以前几位谈得来的老姐妹,多半也因体弱多病,少了走动。她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,靠电视节目打发时光。

我们请来保姆,想解除母亲的家务和身体劳累,可保姆的服务质量完全与我们的预期不相吻合,母

亲断然拒绝。

余生不多,该怎么走完?善于接受新事物,也处处为子女考虑的母亲,提出要去养老院。她说,那里有组织管理,有专人照顾,有一批年龄相当的老年人可以交流,总比整天对着电视机,做空巢老人好。她的提议,遭到父亲的反对,“保姆服务质量不好,我们就迁就点,至少吃住自由。进了养老院,统一管理,等于给自己套了个枷锁,这不是没事找事嘛。”父亲的话,表达了他内心的抗拒。或许,这也是大多数老年人的抗拒。

无可厚非,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已成理所当然,但在母亲看来是可以改变的。因此在好长一段时间内,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作为子女,我们遵循父母的意愿,却不想定夺他们的生活。最后还是大度的父亲,随了母亲住进了养老院。

他们住的养老院,全称为淳安县养老中心,位于千岛湖镇高山富城区块。这是一片新建区,开阔、透亮。仿佛随时随刻,你都能在空气中嗅到草木的芳香。父亲虽然心存抗拒,但他对这里的环境还是满怀欣喜。他试图摒弃以前的想法,努力使自己融入新生活的心意,既令我们宽慰又令我们内疚。我们像哄孩子一样地哄着老父亲,打心底里希望他能让自己的暮色从容安详。母亲可是欣欣然,她一头扎进养老院,上午做操,下午打牌,晚饭后散步聊天。老人们自有老人们的话题,说到高兴时,照样有行云流水,照样有飞扬笑声。而如此的养老生活,正是母亲所希望的。

所以啊,可千万别把“我们的养老院”看成人生的最后一站,它或许是劳作后的休憩地,狂欢后的平静处,抵达天堂的最美驿站。



畅游

胡奇勇 摄

记忆苞芦

王丰

寒风吹起来,苞芦就老了。苞芦老了,一边掰一边寻甜的苞芦杆,用镰刀砍起来吃。苞芦杆不像甘蔗,甘蔗似乎是根根都甜的,苞芦杆有的甜,有的不甜。

苞芦呢,当然可以掰下来了,掰下来的苞芦,夜里再把籽剥下来,白天晒在坦里,让日头榨去水分,干了,用风舞(风斗)扬一扬苞芦须、苞芦壳,然后贮藏到粮食柜里。

还有嫩苞芦长在苞芦杆上,掰开苞芦衣,用指甲刻一刻,一股白汁流出来,天下霜了,它老不了啦,可惜是可惜,也没有办法,咬咬牙也掰

下来。嫩苞芦放在锅里煮了吃,糯香、有嚼头。顶喜欢把嫩苞芦塞进灶肚里烤,带着苞芦衣烤更妙,烤熟了,掰下苞芦衣,一股子苞芦香扑鼻,咬一口,甜心。吃到嘴边墨黑,脸上墨黑,像戏台上的包公。

苞芦杆子斩来,捆成一把一把,挑到牛栏边上的核桃树、松树、柏树上,一坨又一坨,经受着寒风的吹,冷雨的淋,还有冰雪的压。它们是牛的冬粮,一整个冬天牛卧在栏里,每天早上投两把,傍晚牵牛出栏到水塘喝点水,再投两把,牛慢慢嚼,慢慢嚼,像哲学家在思考着某一个哲学命题。

苞芦衣留一些起来,堆到茅司

(厕所)的一角,白白一片和黑斑斑的砖墙交相辉映。苞芦衣拿来做什么呢?苞芦衣是预备着拿来擦屁股的。

剥了籽粒的苞芦头(棒)晒一晒,拿来当柴烧。苞芦头烧起火来很旺,很旺。

当然,苞芦籽会被带到村里的碾米厂里,或自家的石磨上磨成苞芦粉,而后放入粉桶里,每天拿来塌苞芦饼、烧苞芦汤、煮苞芦糊。

煮苞芦糊切几块番薯下去,于是,一整个冬天的甜,浓缩在了苞芦糊里。

苞芦生长的季节,最好是隔一天落一阵雨,隔一天落一阵雨。要

是好几天没有落雨,天早就威胁着苞芦的成长。即使现在我不再种苞芦,夏天早上几天,我就天天朝天上看,看天上有没有云朵,希望来一场雨,浇一浇老家菜地里老母亲种的瘪头套脑的苞芦,焦急之情不亚于老母亲,毕竟我的血管里流着的还是农民的血。

老母亲今年已达米寿,在老家还种着几分菜园地的苞芦,挑不动粪桶只用手拎点尿、屎去浇一浇,生虫了拿手捉捉。不待苞芦籽老,只要苞芦嫩甜,掰一塑料袋寄来,煮一煮,咬一口很甜,很香。咬着嚼着,心却一堵一堵的,堵得慌。

因为苞芦有老母亲的气味。

奶奶的菜园

陈靓

奶奶家有一个大菜园,里面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菜。有青椒、花菜、土豆,有豆角、白菜、西红柿,有黄瓜、苦瓜、胡萝卜,只要你想到的菜,这里都有。我何其是喜欢这个菜园,我简直忘不了它,任何时候它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甜蜜而美好的。

记得,我的童年时间,有一半是在奶奶家度过的。奶奶既要管我,也要伺弄她的菜园,所以干脆就把我带到菜园里,几乎天天如此。时间一长,我也能叫出许多菜的名字了。跟

在奶奶的身后,我学样画葫芦。她拔草,我就拔草。她锄地,我就锄地。她摘菜,我也摘菜。她浇水,我也浇水……总之,无论奶奶干什么,我都会在一旁干什么。然而,我哪里是在干活,只不过瞎胡闹罢了,常常是泥一身,水一身,要不糊个大火脸。害得奶奶伺弄完菜园又得伺弄我。

菜园正中央有一棵大桑树,那面相好看得不得了。不仅高大挺拔,而且枝繁叶茂。来了风,最先呼叫的总是桑树。来了雨,最先冒烟的总是桑树。太阳一出来,桑树又开始发亮发光了,那金光闪闪的模

样,你能说它不漂亮吗?

这个桑树也是我和奶奶遮风挡雨躲荫的地方,每当奶奶干活累了,就会坐在桑树下检查我摘来的菜合不合格。我哪能合格得了,不是把石块当土豆就是把青草当小葱,奶奶看着看着不由笑了起来,笑得直抹眼泪,笑得合不拢嘴。

有一次吃西瓜,还差点让奶奶笑得背过去气。那年夏天,奶奶种的西瓜熟了,她挑了个最大的给我吃。我吃到一半突然想起,隔壁哥哥说过:“吃西瓜千万不要把西瓜籽吃进肚里,不然的话肚里也要长西瓜的。”我

刚把一颗西瓜籽吃下去,吓得一下子哭出了声。奶奶忙问,怎么了?我抽搭着把隔壁哥哥的话告诉奶奶。没想到,奶奶一听,裂开豁了牙的嘴大笑,这一笑把嘴里的西瓜籽呛到了气管里,她又是咳嗽,又是跺脚,又是揉胸,折腾了好一阵才消停下来。

看着奶奶的难受样,我慌张得不知如何,直到奶奶恢复了平静,我也不哭了。后来才知,原来被隔壁哥哥给骗了。

奶奶家的菜园现在还在,可奶奶却老了,她去菜园的时间也一天天地少了。